

博物館與爭議性歷史—「228·七〇：我們的二二八特展」展覽記事*

曾婉琳**

摘要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因政治因素被刻意隱藏，無法言說，40年後的民間團體喚醒、帶回這段記憶，但二二八歷史長期的掩蓋與曲解，讓臺灣民眾有著不同的記憶與態度。70年後，臺史博運用官方史料、口述歷史、媒體雜誌等不同的素材，再度拼圖二二八。開展前，策展團隊收集各世代的二二八記憶，開展後，面對網軍的攻擊，博物館容受著不同的聲音，亦成為爭議的場域。

而何謂爭議性歷史？博物館如何面對有爭議歷史？本研究試著爬梳國外案例、論述，企圖了解爭議的本質，也探索面對有爭議歷史時可能的途徑與態度。並以2009年英國的「挑戰歷史」宣言來檢視臺史博「228·七〇：我們的二二八特展」策展及展覽過程。

勒高夫（Jacques Le Goff，1924-2014）說：「集體記憶不僅是一種征服，它也是權力的一種工具和目標。」在被操縱的記憶、歷史的真相被發掘，壓抑的聲音被釋放後，經常成為具爭議性歷史。作為社會公器的博物館能否在面對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指正。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組研究助理，亦為本研究案例「228·七〇：我們的二二八特展」策展人。

來稿日期：2018年3月1日；2018年4月22日通過刊登

爭議性歷史、捍衛社會記憶時，有積極的作為？本研究檢視臺史博「228·七〇：我們的二二八特展」策劃及展覽過程，其透過館外內容專家諮詢會議、志工讀書會、二二八系列座談等等的，來完善展覽內容，但如何在展覽結束後，有一整合性的機制來檢討、記錄、評鑑、傳承相關經驗，仍有待努力。

關鍵詞：爭議性歷史、二二八事件、博物館展覽

一、前言

2016年12月13日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簡稱ICOM）公布2017年國際博物館日（International Museum Day，簡稱IMD）¹的主題為「博物館與爭議性歷史：在博物館述說無法言說的故事」（Museums and contested histories: Saying the unspeakable in museums），² ICOM主席Suay Aksoy闡述其意義：

……因為歷史是定義任何族群認同的重要工具。……博物館的收藏提供記憶的映像與歷史再現。藉由博物館作為推動族群間和平關係的轉換器，這主題的重點為如何在和解的旗幟下，接受有爭議性的歷史，是展望、共享未來的第一步。……博物館對任何社會問出基本問題，形塑社

1 ICOM於1977年開始訂5月18日為博物館日，並於1992年開始訂有主題，該年的主題為「博物館與環境」（Museums and Environment），希冀藉由博物館日的相關活動讓大眾了解到博物館機構為文化交流、滋養文化的重要工具，並促進各族群相互了解、合作及和平共處。A little bit of history ICOM, ICOM, <http://network.icom.museum/international-museum-day/what-is-imd/a-little-bit-of-history/L/10/>，2017/6/26。

2 「博物館與爭議性歷史：在博物館述說無法言說的故事」（Museums and contested histories: Saying the unspeakable in museums）的中譯參考自2017年文化部518國際博物館日系列活動：518國際博物館日 在博物館尋找記憶的缺角，文化部，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61196.html，2017/6/26。

會是什麼？撕裂社會的又是什麼？讓人們去面對歷史、當下的現實，以及和解。³

而此時的國際博物館界，正為川普（Donald John Trump）於2016年11月8日贏得大選成為美國總統感到沮喪。美國博物館聯盟（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AAM）主席Laura Lott於大選隔天即在Twitter寫著我們應該堅定決心，善用博物館力量，培養同理心及互相了解。⁴ 部份博物館保持沉默，有些博物館則重申博物館作為文化與社會共同體場域的重要角色。⁵

於是博物館應該要行動了嗎？在美國的MuseumNext⁶於2017年4月公告一項名為「博物館應該是行動者嗎？」（Should museums be activists?）的問卷結果，他們問了幾個問題：「在以下選項中（政客／政治家、知名品牌、媒體、名人、博物館），你相信誰說的是實話？」，此題博物館被選為最值得信賴的對象；「誰（知名品牌、名人、博物館）會對社會議題表態？」，博物館則遠落後於其它兩者；而後面針對博物館與社會議題之間的題目，包括「博物館應該為社會議題說話嗎？」、「你認為博物館說的社會議題會跟你有關嗎？」、「你會去參觀願意表態支持與你相關議題的博物館嗎？」等等，支持率都不高，但在博物館參觀頻率高以及30歲以下的觀眾群中有較高的支持。此調查分析一般民眾認為知名品牌與名人在社會議題上發聲，可獲得較多關注；博物館其實也做過不少為社會不公義發聲的行動，但卻少有人知道。並指出博物館應

3 參見：museums across world celebrate international-museums day 2017, Museum association, <https://www.museumsassociation.org/museums-journal/news/17052017-museums-across-world-celebrate-international-museums-day-2017>, 2017/6/26.

4 Laura Lott, twitter, <https://twitter.com/LottLaura/status/796270477228572672>, 2017/6/26.

5 After the Election, US Museums Affirm Their Roles as Safe, Open Spaces, Hyperallergic, <https://hyperallergic.com/338854/museums-across-the-us-affirm-their-post-election-roles/>, 2017/6/26.

6 MuseumNext於2009年成立，為一全球性的博物館聯盟，其宗旨為思索「what's next for museums?」並提出可能的方向。

該更有行動力，透過與社會議題聯結的活動、展覽積極回應社群，也可促進年輕人的參與。⁷

在2017年博物館日的聲明，以及美國博物館界對於川普當選的回應，我們知道博物館面對社會議題、爭議性歷史，應該要積極成為行動者。但如何做？英國在200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60週年時，提出了一項「他們的過去，你們的未來」（Their Past Your Future，簡稱TPYF）計畫，由英國大樂透基金贊助1,000萬英鎊，希望透過學校和博物館讓年輕人去紀念、省思二戰帶給英國及周遭人的衝擊，除了展覽，也希望能舉辦讓年輕人與退伍軍人、曾經歷二戰的英國人有互動的相關活動，其中有700萬英鎊給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等機構去舉辦紀念性的展覽及教育活動，此計畫分2期，持續到2010年；在此基金的計畫下，於2009年發表「挑戰歷史」（Challenging History）宣言，展開相關議題的討論、研討會、網站設置等等，並於20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戰百年之時，出版論文集*Challenging History in the Museum: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⁸ 此項企劃所要面對的「歷史」概念與「爭議性歷史」（contested histories）相近，但正如「挑戰」是個動詞一樣，它是一系列的行動。

觀之臺灣，戰後的學校教育，臺灣史在歷史教育上長期缺席，也因為戒嚴體制的關係，社會運動長期被污名化，社會議題、人權議題的了解與關注是被動且消極的，使得臺灣人對於政治、國家認同，以及未來社會的想像有著幾乎是平行的歧異，在這樣的社會狀態下，作為國家級的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

7 Should museums be activists?, Museum Next, <https://www.museumnext.com/2017/04/should-museums-be-activists/>, 2017/6/26.

8 Their Past Your Future, Big Lottery Fund, <https://www.biglotteryfund.org.uk/global-content/programmes/uk-wide/their-past-your-future>; challenginghistory, <https://challenginghistorynetwork.wordpress.com/>, 2017/6/26.

簡稱臺史博)如何回應前述的「爭議性歷史」,臺史博舉辦過「沉思火燒島:被流放的青春特展」、「學動·運生:臺灣戰後學運回顧特展」、⁹「228·七〇:我們的二二八特展」等展覽,不管是爭議性歷史或是社會議題,臺史博確實有所作為。

本文回應2017年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並以英國「挑戰歷史」宣言來檢視臺史博「228·七〇:我們的二二八特展」策展過程乃至於展覽宣傳活動,讓臺史博的行動與國際博物館思潮對話。

二、博物館與爭議性歷史

1956年ICOM的博物館定義為:「蒐藏具有文化或科學意涵的物件,並為研究、教育和賞玩目的來加以維護和陳列的常設機構」(博寇,2000:30)。然而,到了1974年的博物館定義,明顯地看出其對於其社會功能的自覺:

博物館是一座以服務社會及其發展為宗旨,並開放給大眾使用的非營利機構,它負有取得、維護、研究、溝通和展示人類及其環境物質證據的功能,並以研究、教育和提供個人享受為目的(張譽騰,2005:101)。

而1988年Peter Vergo在其主編的The New museology一書的序言中,對博物館缺乏對其社會角色的反省,曾批評道除非我們對社會中的博物館角色作一基進的再檢討—當然並不是以收入或參觀者多寡的標準來評量他們的「成功」,否則博物館可能會發現他們自己正如其收藏品一樣,成為「活化石」(Vergo,1989:3-4)。也因為Peter Vergo的《新博物館學》出版,1980年代的博物館進入一個新世代,並儼然成為一種運動。新博物館學中重要的一項為

⁹「學動·運生:臺灣戰後學運回顧特展」是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策劃,移展至臺史博。

生態博物館 (Eco Museum)¹⁰ 的出現，原本希冀工業遺址透過博物館化帶動觀光，活化因工業沒落的城市，但曾經被隱藏的歷史也逐漸被揭露，例如：工業城市的移工歷史等等。

有別於「傳統博物館」「純知識」的建構與推廣；「新博物館學」的目標在於達成社區居民的「認同建構」(identity building)，此目的不在於對過去的緬懷，而是自我意識覺醒與自我信心的養成，並由此培養發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期能應付「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的事務，這也不同于「傳統博物館」中對於精緻文化、歷史文物的重視。在「新博物館學」理念下建置的博物館更多是和社區/地方相連結的，並且關照到社會邊陲社群(曾婉琳，2007：81)。

於是Andrea Hauenschild在2000年更明確指出新博物館與社會發展的關聯：

「新博物館」超越文化教育機構的目的：所顯現之認同與歷史的溝通、知識與技藝的交流，被所有博物館研究視為是邁向社會發展、改變社會現實此一更高目標的步驟。¹¹

在1990年代被視為「基進」的新博物館學，雖然望向社會，重視認同與溝通，但似乎憾動不了更深沉的國家、政治意識所生產的歷史，以及認同此歷史的群眾。博物館面對2000年來國際局勢動盪、恐怖攻擊的衝擊，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60週年的系列活動時，博物館有著「挑戰歷史」的企畫；而

10 首座以生態博物館為名的則是「克蕊蘇和蒙特梭人與工業博物館」(The Museum of Man and Industry, Le Creusot Montceaul Mine, 1975)，1960年代，法國政府為振興農村地區的經濟和文化發展給予巨額經費，使得博物館理念和鄉村生態的結合有了初步的實驗機會，其目的在振興兩座產業衰頹的工業城，提振居民士氣。

11 Hauenschild, A. 2000. Claims and Reality of New Museology: Case Studies in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Smithsonian Center for education and Museum Studies, <http://museumstudies.si.edu/claims2000.htm#Bibliography>, 2017/6/24.

2016年川普當選，對女性、多元性別、移民、少數族群等可能帶來的衝擊，Philbrook Museum of Art的館長就沉重的發表聲明說道「我們生活在一個分裂的國家」（We live in a divided nation）。¹² 國際博物館日亦訂定了「博物館與爭議性歷史：在博物館述說無法言說的故事」主題。

但何謂「爭議性歷史」？

Lisa Maya Knauer和Daniel J. Walkowitz在*Contested Histories in Public Space: Memory, Race, and Nation*一書的介紹文提及從該書的論文集裡，觀察到歷史論述的變化。之前的後殖民論述對於欲脫離帝國主義的解殖地區如何形塑自己國家論述有著重大的影響力，特別對於殖民遺產與對新殖民現象的質疑，並對於國家、族群的類型的審視，提出「想像的」（imagined）、「被發明的」（invented）社會結構。然而，現在的歷史理論和實踐卻衝擊著後殖民論述，因為應該被丟棄的「帝國」被召喚回到國家論述的建構中。由此，於其中產生的「爭議性歷史」有著複雜、不穩定等特質。「爭議性歷史」存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解殖獨立國家的歷史、威權體制的歷史、原住民、邊緣族群、非洲與中東的戰區及貧窮地區，以及存在所謂民主國家中，而他們正逐漸召喚回殖民時代的過去。「爭議性歷史」也存在於已經寫就的歷史重新被檢視過程中，例如：被隱藏的故事透過口述等大眾歷史，挑戰了原來的歷史。而以不公義手段取得的物件、有著不名譽歷史的遺址等等如何詮釋與再現，都可能成為「爭議性歷史」（Knauer & Walkowitz, 2009:1-27）。

*Contested Histories in Public Space: Memory, Race, and Nation*從不同的案例探究「爭議性歷史」如何出現在歷史書寫與不義遺產的詮釋中；而*Challenging*

12 Meier, A., After the Election, US Museums Affirm Their Roles as Safe, Open Spaces, Hyperallergic, <https://hyperallergic.com/338854/museums-across-the-us-affirm-their-post-election-roles/>, 2017/6/26.

*History in the Museum*此書則是直接從博物館的實務中去思索博物館「挑戰歷史」的可能性。

Jenny Kidd在*Challenging History in the Museum*此書的介紹文中指出，在博物館的場域中「挑戰歷史」，但要挑戰的對象，指涉的是「歷史」、「議題」、「遺址」、「遺產」等等，而且這些對象可能被冠上不同的形容詞：具挑戰性的（challenging）、困難的（difficult）、情緒的（emotive）、敏感的（sensitive）、爭議的（contested）、不安的（disturbing）、不名譽的（unsavoury）等等（Kidd, 2014:2）。

至此，可看出「爭議性歷史」的不易定義，但我們不應簡化它，每段「爭議性歷史」背後故事都值得深究；我們或許可以說「歷史」本身應該可以被挑戰，它被要求呼應人權、社會正義和不應迴避有衝突的議題，它的途徑應該是公開的，並認知到它的本質是不穩定和可被懷疑的。

如何憾動沉重的意識型態窠臼，博物館挑戰自己，挑戰歷史，也挑戰觀眾。

Jenny Kidd認為博物館總是讓觀眾從中得到之前不知道的知識，某種程度上是在挑戰觀眾。現在博物館又進一步挑戰觀眾，讓他們去認同或面對不舒服的事件、歷史，如何處理困難和爭議的部份，關聯著博物館與其使用者雙方的黨派、政治、領域，以及強烈的自我意識型態；也關係到操作上的道德（Kidd, 2014:1）。有關「操作上的道德」，筆者認為確實爭議性歷史容易引起觀眾較強的情緒感受，但須留意是否消費了歷史或剝削了觀眾的情感。

而要挑戰的歷史最不容忽視也可能無所不在的是那些有著不凡經歷的遺址，它們有著生存者見證、屠殺、囚禁、領土衝突、被支配、被排除等等印記，它們不斷地問著令人不舒服的問題，什麼是人道與非人道？要道歉嗎？誰是遺產的擁有者？誰有發言權？要歸還嗎？如何分類、紀念，甚至遺忘（Kidd, 2014:1）？

我們也應該關注在面對上述遺址與歷史的所有工作者，他們或許正用不一樣的方式挑戰著傳統既定的歷史論述觀點，並且去關注被隱藏、被排除、被遺忘的文化、技藝，試著揭露歷史被製造的過程，讓原有的偏見、狹隘的意識型態被看見（Kidd, 2014:1-2）。

唯恐博物館從業人員忘記，觀眾也挑戰著博物館，要求給他們歷史，如何讓文化機構更為民主化是為重要課題（Kidd, 2014:2）。筆者認為特別是網路社群的崛起，許多涉及公共利益的社會議題，皆透過數位社群發展出各項議論平臺，實質上具有影響公共政策對話、聚散社會行動的功能，群眾的聲音不容國家甚至博物館再粉飾太平。這或許是博物館等相關機構革新、賦權公民的機會，並應該了解這不是一蹴可幾，須持續與公民社會對話。

而某些具挑戰性的歷史，他們曾被隱藏、被污名化，卻在某個時刻成為顯學，圍繞著熱門議題的公眾意見有如鐘形曲線（bell curve），其爭議的跨度隨著時間，從左偏到右，最終趨於平坦、消失（Kidd, 2014:3）。此現象亦出現在臺灣的二二八事件議題爭執過程中，例如：在臺北二二八紀念公園的紀念碑文，1995年二二八紀念碑落成，但碑文因責任歸屬等內容受到爭議，因此呈現有碑無文的狀態，幾經修正，始於1997年2月28日以銅鑄製作於國家二二八紀念碑前，並進行揭碑儀式，惟儀式後的4小時即遭破壞，於是又呈現「有碑無文」的狀態；1999年2月，二二八受害者家屬林宗義等人要求盡早解決「有碑無文」的問題，於同年，在無公開儀式下，相關單位安置鑄好的碑文，雖仍引起抗議和破壞，但並無移除該碑文，僅修復後，持續開放（柯怡禎，2006：9-11）。¹³於是激情過後，同樣的碑文內容，仍安然佇立於二二八紀念碑前。

13 黃國樑，1999/2/28。家屬代表：公開228檔案 解決有碑無文。聯合晚報，第3版。

面對不被設限、複雜的觀眾，以及部份似是而非的論證，博物館成為活生生的爭議場域；博物館此時也是見證者，見證著各世代的觀眾如何思考歷史（Kidd, 2014:3）？陳佳利曾研究臺北二二八紀念館¹⁴的觀眾留言，留言傳達出對傷痛的看法、對歷史教訓的反思，但也因為之前的歷史教育與博物館展覽內容有所差異，有些觀眾覺得受騙，甚至誤解二二八事件是日本人對臺灣人的迫害。（陳佳利，2007：141-156）因此，相較於臺灣戒嚴時期的一言堂與噤聲，現在每個危機、爭議的出現，都讓我們有省思的機會，深刻了解要面對、理解過去，是不能抽離、無視「現在」。

博物館如何面對爭議性歷史？2009年英國的「挑戰歷史」宣言闡明，處理具爭議性的議題時，博物館扮演著與觀眾產生有意義連結的重要角色，我們必須¹⁵：

1. 認知到歷史是複雜的，而且傳遞過程是要承擔風險的。
2. 透過建置流程，以及同儕專家諮詢的支持來建立我們在傳遞具爭議性議題時的信心，並支持部門同事發展他們的專業。
3. 認同成功的實施方式並同意去制定有質感的活動。
4. 在跨部門間針對有效的經驗，創立論壇促進對話。
5. 促進對話，不論是實質的或是網路上。支持教導及發展相關技能，並在部門間推廣。
6. 針對如何運作、操作具爭議性歷史的方式，進行嚴謹的評鑑和研究。
7. 組織核心企劃，應包含具指標性的專案、評量、案例研究、大量證據，識別並追蹤訓練。

14 臺北二二八紀念館成立1997年，為二二八事件50週年。

15 challenging history, <https://challenginghistorynetwork.wordpress.com/>, 2018/02/28.

三、臺史博與「228·七〇：我們的二二八特展」

看到「博物館與爭議性歷史：在博物館述說無法言說的故事」（Museums and contested histories: Saying the unspeakable in museums）這主題，不由得想起臺灣戰後的歷史教育，與臺灣這塊土地實際發生的生活經驗有著嚴重的斷裂。以高中歷史課本為例，遲至1999年實施「一綱多本」教科書編寫模式，才有較詳盡的臺灣史，但其所建構的臺灣歷史仍是銜接在中國近現代史之下，在2006年實施「普通高級中學暫行綱要」之後，臺灣史才獨立出來。

二二八事件於1990年首度寫進歷史課本，以58字作為「八年抗戰」中的最後一段。全文：「……惟陳儀擔任行政長官期間，因取締私煙引發衝突，致釀成三十六年的『二二八』事件。政府迅即撤換陳儀，改組省政，並宣撫民眾。」¹⁶

「爭議性歷史」就如2017國際博物館日主題的副標「無法言說」，早年的臺灣史就是一部爭議性歷史，影響臺灣人至深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的歷史更是長期被扭曲，挑戰體制的各類社會運動則被污名化。

國家級的臺灣歷史博物館，自不能迴避這些議題，2015年與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合辦「沉思火燒島：被流放的青春特展」（2015/5/27-2015/11/22）、該年年底移展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策劃的「學動·運生：臺灣戰後學運回顧特展」（2015/12/16-2016/3/20）、2016年推出「228·七〇：我們的二二八特展」（2016/11/29 - 2017/05/21）（以下簡稱「二二八特展」）。

以「我們的二二八」為名的二二八事件70週年特展，「我們」的概念發想正如展覽第一單元的說明文字：

¹⁶ 陳碧華，1990/8/15。58個字 二二八事件 高中歷史彌補空白。聯合報，第6版。

二二八事件將近七十年，在歷史的長河裡也許不算久遠，對多數人而言也許不那麼切身，然而作為開展臺灣近代政治發展的關鍵事件，它深深地臺灣社會留下烙印，影響著下一代、下下一代的我們。

而今，親身經歷事件的人都已是八、九十歲了，身為臺灣社會主幹的我們，是怎樣理解、認識，而在這樣的理解與認識之上，又如何建構讓我們得以共榮共存的社會呢？

希望藉此展開不同族群、世代間的溝通。而在策展過程中陸續加入博物館志工、內容專家、受害者家屬等等，也訪問了40名左右不同年齡層的民眾，談論他們印象中的二二八，期許「我們的」概念能落實在策展過程。

（一）作為「爭議性歷史」的二二八事件

此次策劃二二八特展，重要構想之一是藉由不同政治立場、海外、黨外等雜誌、報紙，希望能將這70年來臺灣人如何認識二二八的過程呈現出來，某種程度上也解構了臺灣人的二二八印象。

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官方透過各式報告及出版品，將二二八事件的主因定調成臺灣人受日本「奴化遺毒」、共產黨煽動等等，事件發生過程則強化本省人毆打外省人、奸黨暴徒、武裝暴動的形象¹⁷；亦廣為在學校宣傳，印製如《對二二八事件臺灣學生應有之認識》（嘉義中學編印）等小冊子，內容刊有蔣介石、白崇禧、陳儀、柯遠芬等人的講話與「勉勵」，除了上述二二八事件的主因分析外，也講述中華文化的偉大、臺灣與中國的連結，痛斥部份青

17 二二八事件之後的這些官方說法，普遍見於當時的官方出版品（詳陳翠蓮，2007:183-188），本展覽於策劃過程，亦取得《臺灣暴動事件紀實》（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新聞室編印，1947年4月）、《正氣月刊》（為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所組織之團體「正氣學社」之刊物）等書。

年學子於二二八事件時的「盲從」，駁斥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在二二八事件的要求與作為，並強調當時臺灣並無統治人才，「……假使中央將派遣在臺灣的公教人員和軍隊完全撤回，一切地方行政讓臺灣自己管理，可斷言絕對統治不了…」，亦「訓勉」臺胞青年「…努力學業、恪守校規、來作建設臺灣的幹部、來作建設中國的幹部」。¹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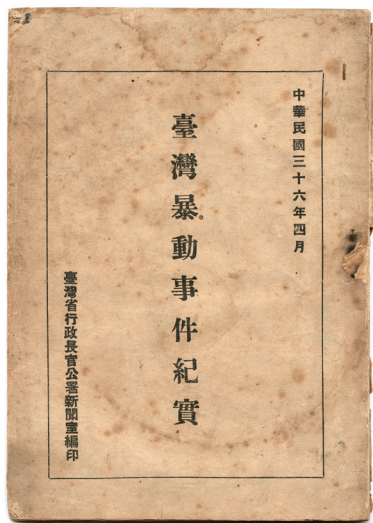


圖1《臺灣暴動事件紀實》（臺史博提供）
說明：此書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新聞室編印，內容逐日記載2月27日至3月11日所發生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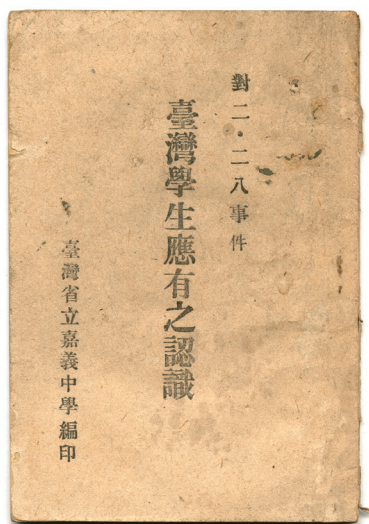


圖2《對二二八事件臺灣學生應有之認識》（臺史博提供）
說明：此書為嘉義中學於二二八事件後編印。

於是藉由媒體、學校的宣傳深化了臺灣人對二二八事件的刻板印象，也忽視、矮化了臺灣在日本時代的知識分子為促進臺灣人民自覺所作的努力；而隨著「臺灣」在教科書中的邊緣化，二二八事件逐漸從臺灣人的記憶消失。然而，海外的臺獨機關，從1960年代開始即以雜誌報導二二八事件，王育德的

18 此段出自白崇禧1947年3月27日對臺北學生訓話，重刊於嘉義中學編印，《對二二八事件臺灣學生應有之認識》，頁10-14。

《臺灣青年》、史明的《獨立臺灣》等等，除了每年於年初大幅報導二二八事件外，亦舉辦紀念會、遊行。相對於臺灣島內對二二八事件的沉寂與失憶，臺灣與海外猶如兩個世界。

1970-1980年代，反共大陸無望、臺美斷交、中共崛起，臺灣人自我意識開始騷動，美麗島事件後黨外勢力慢慢壯大，1980年代的黨外雜誌亦於每年年初必刊二二八事件，但屢被查禁。

為了防止二二八論述繼續蔓延，國家安全局在1983年主導進行了「拂塵專案」，重彈官方論調，並出版《拂去歷史明鏡中的塵埃》，其序：「……人們多不再提及這一不愉快的事件。但多年以來在海外，卻有人視『二二八事件』為奇貨，為達到其目的，歪曲事實，虛構捏造，不一而足…」（蘇僧、郭建成，1986：1），指謫海外刊物出版的二二八論述為破壞團結、製造族群對立。

1987年2月陳永興、鄭南榕、李勝雄等發起的「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在仍是戒嚴的時期，以演講、遊行紀念二二八，逼迫官方、民間同時面對二二八，也讓被深埋、被扭曲的記憶慢慢浮現。解嚴之後，民間帶動二二八的平反運動衝擊著官方的態度，官員的保守顛預現形，1989年底《新新聞》批露行政院長俞國華有關二二八的談話：「民族與民族間的紛爭自古已有。當年滿洲人入關殺了很多漢人，滿洲皇帝也未向漢人道歉」。（新新聞，1989）

因為海外、黨外雜誌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報導，受害家屬口述等整理、研究，二二八事件已是公開的祕密。但是，臺灣社會對於日益增加的二二八訊息，並不是全民皆能理解，因為這些訊息與他們長久以來的政治、國家認同印象相衝突，於是1990年首座由民間力量興建而成的二二八紀念碑，於嘉義彌陀路設立後，屢遭破壞噴漆（民眾日報，1990/2/27）。

但隨著政府政策的本土化，民間力量的覺醒，政府亦步亦趨的對二二八解禁，包括1992年行政院研究小組發表〈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1995「國家二二八紀念碑」於臺北新公園落成、總統李登輝代表政府向受難者鞠躬道歉。立法院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於2007年改「補償」為「賠償」）、立法院訂定2月28日「和平紀念日」為國定假日。

二二八事件真相的追求與平反一路走來並不平順，不同的聲音、不同的立場、不同的情緒充斥其中，二二八之後的我們如何彼此無懼、無疑的談論二二八事件？就本展覽於策展過程中，對各世代進行的口述訪談，可以感到這道70年來的歷史傷痕已不再遮掩，但仍待縫合。

（二）從志工讀書會到聲音牆專題製作

我回到鄉下問大人什麼是二二八，我爸爸或媽媽就瞪我，說問這個幹嘛，你好好讀書啦。（59歲）

二二八對臺灣的傷害，不只是人被殺，還有更沉重的，就是每個人變得沒有想法。（60歲）

在二二八紀念日放假之餘，要想一想背後的故事和由來。（24歲）

應該讓我們正確的了解二二八，不要讓傷口延續好幾代，甚至變成讓某些團體炒作。（47歲）

所有事件發生的共通點，都是「溝通」，你願不願意去包容別人的立場、言論、想法，你願不願意去尊重。（30歲）

臺史博在2014年在策劃「二戰下的臺灣人」（2015/07/21 - 2016/02/28）時，即與志工成立一任務型的「志工讀書會：歷史的那一天」，從閱讀口述歷

史開始，到實際邀請耆老來館參觀常設展日本時代「烽火歲月」的物件，志工協助紀錄耆老口述1945年8月15日終戰這天的日常生活與記憶。

在2016年策劃二二八特展時，即在此經驗基礎上，將「志工讀書會：歷史的那一天」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二二八志工讀書會」於2016年3月啟動，由特展策展人主導，每月集會一次、進行2小時的討論，約9位志工參與。開始是以分派研讀書籍、討論各地二二八事件發展情勢為主，並由策展人報告展覽策劃的進度。

隨後進行二二八歷史記憶的討論及訪談，從讀書會的研究人員訪談志工開始，再由讀書會志工帶到志工室，在志工間進行討論、錄音，同時也分別將問題帶回家中，與家人、親友同學進行口訪行動，相關錄音資料經整理後，以年齡為分項，在展場中以聲音牆的方式表現，讓觀眾聽取不同年齡層對二二八的經驗與看法。

於開展前整理出來的有效錄音為43位受訪者，¹⁹ 從20歲至92歲，大部份是戰前即已世居在臺灣的「本省人」，有少部份是「外省人」。

在訪問過程中，基本上會問6個問題：

- 1.你第一次聽到二二八是什麼時候？
- 2.你有聽過家中長輩討論過二二八嗎？
- 3.你印象中的二二八發生什麼事？
- 4.你印象中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關聯？
- 5.這幾年二二八常被提起，你覺得是什麼原因？

19 志工協助錄製的有效錄音為37位，惟部份錄音之背景雜音太多，且30歲區間的受訪者闕如，因此請展覽廠商協助補錄。

6.就你所知關於二二八的平反，政府做了什麼？你的感覺是？

雖然有制式的問題，但隨著話題的開展、受訪者的記憶聯想，口述的資料很難準確地回應到原來的問題。

此份跨世代訪談成果呈現出70年來二二八事件從禁忌到解禁的變化，受訪者都能坦然的去談這事件的感受，但外省族群對於部份想法仍有所保留。而比較特別的是有訪問到5位70歲以上的長者，他們有人親身經歷，或是聽到親人轉述，但事件發生當時，似乎住在鄉村的人比較未能察覺太多事件訊息。

而整體來看，受訪者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認知，普遍不完整（除了少數曾經親身經歷過的70歲以上長者外），就算是解嚴後出生的新世代，能從國民教育中認識到二二八，但亦沒有深刻的連結，往往是在大學或出社會後，透過師長的引導、主動閱讀網路文章、參觀二二八相關紀念館才能有較切身的感受。或許，可以理解成目前的歷史教育尚有努力的空間。²⁰



圖3 文字雲（楊笠琳製作、提供）

說明：以全數訪談的回應文字，匯入線上文字雲工具所產出的圖片，可從此圖觀察受訪者回應的詞句頻率，其中出現次數最多者為「我們」，也將這70年來的衝突、變化、理解凝結在這一刻。

²⁰ 筆者對於受過「現在」歷史教育的觀眾對二二八事件的理解有相當的興趣，於是曾經針對筆者導覽的高中生進行「參觀前」、「參觀後」的問卷調查，日後將另外為文整理戰後以來高中的二二八歷史教學，並分析此批問卷資料。



圖4 臺史博「228·七〇：我們的二二八特展」中「二二八之後的我們」單元的「聲音牆」裝置（臺史博提供）

說明：志工讀書會收集的口述資料，展示於展覽最後的「聲音牆」，希望觀眾聽聽別人怎麼說，也試著聆聽自己內心的想法。

（三）308臉書事件：大眾歷史的質疑

二二八特展希冀讓參觀者了解自己家鄉的二二八，因此以二二八事件日誌的形式，分別製作全島及各縣市共17個區域的二二八歷史地圖互動裝置。惟以目前的二二八專書出版資料來看，並無法詳細到可以呈現各區，於是藉由上述的志工讀書會，進行口述歷史資料整理，再分別填入各分區的二二八日誌中（如圖5）。

「228·七〇：我們的二二八特展」於2017年2月27日開始製作「歷史上的今天」在臉書逐日揭露當年事件的發展，露出的資料即以上述的「二二八歷史地圖」資料為基礎，搭配展場展出的史料。

臺史博臉書於3月8日上午9點刊載「〈基隆〉下午2點，整編第廿一師與憲兵第四團登陸，要塞部隊會同登陸部隊在基隆市區進行無差別掃蕩，持續兩



圖5 臺史博「228·七〇：我們的二二八特展」的「二二八歷史地圖」（臺史博提供）

說明：此歷史地圖呈現1947年2月27日至5月15日的大事紀，分別以「全島情勢」、「各地區事件記略」兩套系統，表現其間各地事件的發展與演變歷程。

小時，街上一片死寂。主力向臺北推進。基隆港邊一批批手腳被鐵絲穿過綁成串的被捕百姓，在港邊被槍殺、踢入基隆港或就地掩埋。……」網友留言質疑整編第21師登陸時間有誤等等，策展團隊立即查證資料，於下午4:13修正為「〈基隆〉下午2點，憲兵部隊登陸，要塞部隊會同登陸部隊在基隆市區進行無差別掃蕩，持續兩小時，街上一片死寂。主力向臺北推進。基隆港邊一批批手腳被鐵絲穿過綁成串的被捕百姓，在港邊被槍殺、踢入基隆港或就地掩埋。……」但欲攻擊此事的網友已大舉進入臺史博臉書，於晚間9點再度修正為「〈基隆〉下午憲兵二營登陸基隆，要塞部隊在基隆港進行掃蕩，街上一片死寂。憲兵團主力隔天凌晨開往臺北。據口述，基隆港邊有民眾手腳遭鐵絲穿成串，在港邊遭殺害。……」

並於臉書修正時，同步說明爰引的資料來源，但3月9日的聯合報新聞「臺史博二二八展覽說明與史實不符？網友：國家級造謠」²¹ 抨擊臺史博，並未採納臺史博臉書修正後的資料及修正說明。於同日則續電訪兩名內容專家刊出「打臉臺史博二二八資料 學者：不符史實 應仔細查證」。²²

爭議的點之一為臺史博採用何聘儒的口述資料，何聘儒二二八事件期間為整編21師的副官處長，1965年何發表文章詳述整編21師8日登陸基隆進行屠殺的情況，1991年資料經編輯出版，（鄧孔昭，1991:189-195）而為各方研究引用，惟其記述之整編21師行動時間與部分檔案資料有所不同，亦有人質疑其為共產黨的身份。臺史博經了解後即不採納，也有在臉書上說明。

爭議的點之二為若整編21師未登陸，3月8日基隆何來屠殺情事。但根據1947年4月行政長官公署出版的《臺灣暴動事件紀實》載：「三月八日…因基隆港口被暴徒佔領，為便利憲兵登陸起見，基隆要塞司令部官兵奉令肅清港口暴徒，憲兵於晚十時始安然登陸。」（行政長官公署，1947：22），因此，3月8日在基隆是有「肅清」情事。且依口述歷史資料《基隆兩港二二八》裡提到軍隊來（船來）的下午在港邊掃射的情況，（張炎憲，2011:42）；另外，由阮美姝出資製作的《二二八事件慘案紀實》影片中有訪問到林木杞，口述其手腳遭鐵絲穿過，與其它人綁成串，被掃射入海的情況，林木杞手腳仍留疤痕。這些口述歷史中的受害情事，雖未必都有提及確切的日期，但比對口述資料和相關史料，可知道「肅清行動」發生於1947年3月8日、9日兩日；而且，基隆在3月8日舉辦二二八事件追思會，²³ 似乎也顯示出基隆於1947年3月8日的屠殺情事已是當地民眾的歷史記憶。

21 周佑政，台史博二二八展覽說明與史實不符？網友：國家級造謠（2017/3/9），聯合報，<https://udn.com/news/story/1/2330997>，2017/6/26。

22 周佑政，打臉台史博二二八資料 學者：不符史實 應仔細查證（2017/3/9）。聯合報。<https://udn.com/news/story/1/2331204>，2017/6/26。

23 盧賢秀，基隆228追悼會變革 3月8日改在港邊追思（2017/2/26），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242504>，2017/6/26。

惟在網友的渲染下，讓原本「歷史上的今天」平均只有200左右的按讚數，卻在2017年3月8日高達2,497，觸及人數亦有61,638之多。²⁴但也因為臉書留言中不理性辱罵字眼者眾多，於是配合二二八特展的「歷史上的今天」停止刊載。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儀深副研究員於2017年3月16日特為此事發表看法，於〈台史博館228特展中的「基隆屠殺」風波〉²⁵一文中則引用楊亮功的記述與整編21師師長劉雨卿呈報蔣介石的電文說明整編21師登陸始末：

整編第二十一師部隊登陸基隆的時間應是三月九日，而三月八日運抵基隆的，應是福建來的憲兵兩營，這是根據第一時間奉派來臺「查辦」的閩臺監察使楊亮功的記述，應比較可靠；而且整編第二十一師師長劉雨卿本人抵臺即刻呈報蔣介石的電文，明白說他三月九日下午二時（搭飛機）抵達，他的部隊（先已搭船出發的）四三八團也在九日午後到達基隆。

並認為有心人士不應藉著這種時間前後或哪一種軍隊殺人的誤植，來否定基隆有發生屠殺的事實，而二二八研究除了根據檔案，亦必須參考口述史：

根據張炎憲教授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基隆兩港二二八》口述史，有名有姓、履歷清楚的受難者計有廿八名，其中除了楊元丁副議長是在三月八日下午被殺，其餘都是三月九日以後被捕被殺，這當然與援軍登陸以後有部分兵力撥歸要塞司令部指揮，且「恢復戒嚴」、施行鐵腕有關。值得注意的是，處決方式竟然是用鐵絲貫穿手腕腳踝、集體槍殺丟入海中，另外，也有不少被捕者是用金錢贖回生命的。要之，基隆從二月廿八日開始就風波不斷，呈現了反抗、鎮壓、搜捕、殺雞儆猴等臺灣二二八的基本型態。

24 此數據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臉書編輯陳郁婷協助統計提供。

25 陳儀深，〈北社評論〉台史博館228特展中的「基隆屠殺」風波（2017/3/16），自由時報，<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086372>，2017/6/26。

陳儀深於該投書直指臺史博誤用史料確為不該，惟已及時更正，應無造謠或誤導之故意，並說明口述歷史於研究二二八事件的重要性。

此事件的發生，讓策展團體深刻反省，任何一則訊息的露出，都應比照策展過程，戰戰兢兢地比對各式文獻資料，甚至是再度諮詢內容專家。

由此，我們也體認到許多人看到的二二八事件樣貌，仍相當模糊曖昧，而大量的口述歷史，處處挑戰著對於二二八的傳統認知、刻板印象，也挑戰著策展人對原有史事認知的判斷、甚至修正的敏感度。牽涉到口述資料此類大眾歷史對於歷史詮釋及再現時，我們應該加以理解，並透過適度的公開討論，給這些民間材料一個位置。

（四）他們的過去，我們的未來

「228·七〇：我們的二二八特展」在策劃期間，為完善內容、豐富展品，召開過幾次諮詢會議，分別諮詢從事二二八事件議題研究的學者專家（張良澤、許雪姬、薛化元、陳儀深等人）、受害者家屬（阮美姝、王克雄、王克紹、廖繼斌等人），以及相關的文史工作者（潘小俠、洪維健、江榮森等人）。

策展過程中舉辦的多次諮詢會議，讓策展團體不斷修正展覽內容，更讓策展團隊在面對「二二八事件」此段爭議性歷史時，對於擬定的展覽方向有更大的信心。

開展後，亦舉辦一連串的講座與活動，邀請二二八受害者家屬（陳立栢、王克紹）、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的發起者（陳永興），以及數十年來關注二二八議題的內容專家、文史工作者（楊碧川、陳芳明、李筱峰、許雪姬、薛化元、陳儀深、陳翠蓮、花亦芬、黃惠君），希望能讓觀眾與他們面對面，透過不同面向來理解、省思二二八事件。



圖6 阮美姝女士(右1)與臺史博二二八特展策展團隊(2016年6月1日拍攝,臺史博提供)

說明:阮美姝女士為二二八事件受害者阮朝日先生的女兒,令人不捨的是,阮美姝女士於「二二八特展」開展前1日(2016年11月28日)過世。



圖7 臺史博「228·七〇:我們的二二八特展」的「噤聲四十年」展區(臺史博提供)

說明:此照片為「追尋爸爸的背影」單元,藉由阮美姝女士提供的展品,來呈現其與阮朝日的父女情,以及阮女士追尋二二八真相的過程。



圖8 王克雄先生(左)、王克紹先生(2016年10月18日拍攝,臺史博提供)

說明:王克雄先生及王克紹先生是二二八事件受害者王育霖律師的兒子,兩位正熱切的協助說明家族照片的成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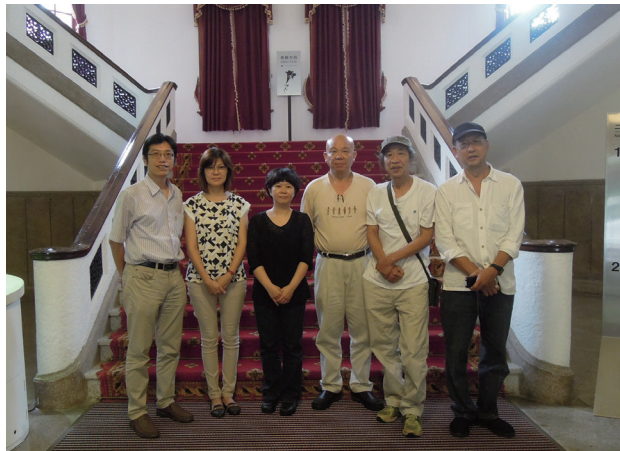


圖9 洪維健導演(右1)、潘小俠攝影師(右2)、廖繼斌先生(右3,當時為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館長)與臺史博二二八特展策展團隊(2016年9月9日拍攝,臺史博提供)

陳立栢先生（二二八受害者陳澄波的孫子）說道，他希望年輕人去思考二二八之外的面向，去看二二八受害者，在其它領域作了什麼事，而且片面的了解二二八，只會加深恨意。

王克紹先生（二二八受害者王育霖的兒子）描述從未見謀面的父親，仰慕之情與二二八事件肅殺的氛圍成為強烈對比。

陳永興先生（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的發起人之一）以其心理醫生的專業探究臺灣人因長期心靈上的受創、恐懼，不願去接觸公共事務，去理解族群的糾紛，也讓外省人背負著原罪的刻板印象。他覺得要療癒臺灣人，促進公義，讓臺灣人覺醒，就應積極推動二二八平反。

而其它內容專家分享其見證二二八解禁之路、自我覺醒、轉型正義案例分析、從國際互動局勢重構二二八，以及更多二二八未竟之事。

此系列講座場場爆滿，參加者亦踴躍發問，積極與講者對話，經舉辦人²⁶回收問卷統計，總參加人數781人，問卷回收為307份，在詢問的題目「講座內容符合我的期待」、「有助於二二八歷史事件的認識」、「想要參觀臺史博228特展」，都有9成以上表示同意，亦有觀眾留言對講座的期待，希望「持續辦發生在臺灣的歷史文化講座，如：霧社、牡丹社、噍吧嘍、美麗島等等事件講座」，臺灣史上「爭議性歷史」似乎引起了不少觀眾的興趣，也或許是建立新的認同的契機。於是觀眾接受了博物館的挑戰，也回應了挑戰。

（五）檢視「228·七〇：我們的二二八特展」

2009年英國的「挑戰歷史」企劃，清楚的揭露博物館面對「爭議性歷

26 陳立栢、王克紹、楊碧川等這3場為臺史博公共服務組魏雅蘋承辦，其它講座則為研究組承辦，承辦人為黃裕元、楊笠琳、蔡姊諭等，文章中的問卷資料為楊笠琳提供。

史」時的挑戰，亦在宣言提出務實的建議，本研究由此來檢驗臺史博的二二八特展，分點說明如下：

1. 認知到歷史是複雜的，而且傳遞過程是要承擔風險的。

在二二八特展策劃之初，即意識到此段歷史之複雜性及可能的風險，因此藉由「諮詢會議」討論展覽內容的適切性，以降低可能的風險。

但在展覽期間，因史料引用不慎，仍引發「308臉書事件」。於二二八事件長期以來被忽視，早年政府檔案亦尚未公開，因此，得從各式人物口述、傳記、新聞報導等資料來拼湊其事件樣貌，與近年來因檔案開放，所看到的二二八事件樣貌，諸多細節已不甚相同。加上，立場不同的媒體、網友們刻意的擴大問題，而非進入良善的討論過程。從「308臉書事件」看到，爭議性歷史傳遞過程的高風險，亦可看出臺灣在二二八事件已是70年後的今天，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觀感與認知仍有很大的分歧。

2. 透過建置流程，以及同儕專家諮詢的支持來建立我們在傳遞具爭議性議題時的信心，並支持部門同事發展他們的專業。

臺史博的研究工作相當策重田野調查，以佐證史料或發掘文獻外的故事，並透過文物捐贈案，了解物件與人、家族的歷史，透過大眾歷史帶給觀眾的切身感，調和大歷史的生硬，豐富臺灣史。因此，在策劃展覽時，田調是展覽內容發展的重要工作，在面對爭議性的議題，亦有組織諮詢委員團隊，透過諮詢會議向內容專家請益，以完善展覽內容，降低可能的風險，也正如「挑戰歷史」宣言所言，建立我們在傳遞具爭議性議題時的信心。

3. 認同成功的實施方式並同意去制定有質感的活動。

臺史博於2014年在策劃「二戰下的臺灣人」（2015/07/21 - 2016/02/28）

時，即與志工成立一任務型的「志工讀書會：歷史的那一天」，從閱讀口述歷史到協助口訪耆老終戰那天的記憶。因本館大部份的志工是年長的退休人員，本身即有豐富的臺灣生活經驗，透過他們的視野與讀書會中的反芻，將部份文字化的史料透過他們的生活記憶，圖像化、地景化地描述。此志工讀書會相當成功，亦延續至二二八特展的策劃，正如前述，其成果更是特展中重要的展品，呈現不同世代臺灣人對二二八事件的看法。

4. 在跨部門間針對有效的經驗，創立論壇促進對話。

臺史博在策展之初，即組織跨部門的策展團隊，並召開數次策展會議討論相關活動，因此，相關經驗是可累積。展覽結束後，亦可透過各式論文發表將相關經驗公開討論。

5. 促進對話，不論是實質的或是網路上。支持教導及發展相關技能，並在部門間推廣。

目前臺史博有建置「臺灣歷史數位學習資源平臺」，除了常設展外，亦將各檔特展放入該平臺，而「228·七〇：我們的二二八特展」亦在數位網站持續展出，²⁷ 呈現原展場720度環景拍攝成果，以及相關的展品，在數位世界持續與民眾溝通。

另，相關的活動錄影錄音實況、展覽相關論文等等則散在不同的平臺，活動的檢討、論文所反思的經驗如何收整、推廣，臺史博目前尚未有常設的機制。

27 228·七〇：我們的二二八特展，臺灣歷史學習資源平臺，<http://the.nmth.gov.tw/Spec/#February28>，2018/3/1。

6.針對如何運作、操作具爭議性歷史的方式，進行嚴謹的評鑑和研究。

針對二二八特展內容有問卷調查，惟整個展覽的操作過程與經驗傳承，目前仍只能依靠論文撰寫來紀錄，臺史博目前尚未有常設的機制。

7.組織核心企劃，應包含具指標性的專案、評量、案例研究、大量證據，識別並追蹤訓練。

「挑戰歷史」宣言中提到在博物館內容設置專案、評量、案例研究，臺史博則是闕如，或許可以考慮於此類議題的展覽、活動結束後，舉辦相關的檢討會議，訂定檢討項目，例如此次二二八特展面對的最大危機為「308臉書事件」網軍的攻擊，可請館外專家，或進行相關的案例研究，提出適當的建議方式。

表1 以〈2009年英國的「挑戰歷史」宣言〉來檢視「228·七〇：我們的二二八特展」（本研究整理）

2009年英國的「挑戰歷史」宣言	「228·七〇：我們的二二八特展」策展及展覽過程可對應之事件
1.認知到歷史是複雜的，而且傳遞過程是要承擔風險的。	1.有意識到二二八歷史的複雜及可能的風險，因此設置「諮詢會議」。 2.「308臉書事件」。
2.透過建置流程，以及同儕專家諮詢的支持來建立我們在傳遞具爭議性議題時的信心，並支持部門同事發展他們的專業。	田野調查、諮詢會議
3.認同成功的實施方式並同意去制定有質感的活動。	志工讀書會、二二八系列活動與講座
4.在跨部門間針對有效的經驗，創立論壇促進對話。	1.藉由「策展會議」傳承相關經驗。 2.藉由論文發表公開討論。

5.促進對話，不論是實質的或是網路上。支持教導及發展相關技能，並在部門間推廣。	1.將特展放在「學習資源平臺」，在網路上展出。 2.目前尚無整合性常設機制。
6.針對如何運作、操作具爭議性歷史的方式，進行嚴謹的評鑑和研究。	1.目前僅針對展覽內容進行問卷調查。 2.藉由論文形式發表紀錄相關操作過程。 3.目前尚無整合性常設機制。
7.組織核心企劃，應包含具指標性的專案、評量、案例研究、大量證據，識別並追蹤訓練。	1.志工讀書會仍持續進行其它主題研究。 2.目前尚無整合性常設機制。

四、結論

二二八特展策劃過程，閱讀著口述資料，不少口述者提到1947年的春天仍像冬天一樣寒冷，而當時的社會氛圍亦然，深深覺得能在70年後自由的氛圍下辦二二八特展是幸運的；想著在戒嚴時期，若要了解自身的歷史只能暗地裡找尋臺灣史的線索，此時卻是各類史料、豐碩的口述歷史成果，任我們採摘閱覽，二二八事件雖仍有補綴的空間，但我們每拾得一塊拼圖，就更貼近二二八事件的現場。即使在展覽過程中，處處可見臺灣面對此段歷史的情緒、爭議仍未退卻。

展覽結束後，我們更應藉此案例省思博物館如何面對「爭議性歷史」。在*Contested Histories in Public Space: Memory, Race, and Nation*的案例裡，都將案例置於歷史的景深裡，讓「爭議」之處現形。

在探究的過程，我們知道臺灣史在戰後以來的歷史教育中闕如，傳統歷史教育與臺灣現在生活經驗斷裂，以致每當新的臺灣歷史事件、史料被發掘出來時，臺灣人的認知被迫重組的陣痛亦是必然。

正如，法國歷史學家勒高夫（Jacques Le Goff，1924-2014）說道：「記憶是構成所謂的個人或集體身份的一個基本因素，尋求身份也是當今社會以及個體們的一項基本活動，人們或為之狂熱或為之焦慮。」（勒高夫，2010：111）也許這種狂熱與焦慮，正是臺灣人面對「二二八事件」樣貌70年來不斷被重組、拼湊、再記憶的情緒。

勒高夫又說：「集體記憶不僅是一種征服，它也是權力的一種工具和目標。」而且，在口傳記憶的社會裡，或在書面的集體記憶的社會裡，最容易被操縱（勒高夫，2010：111）。筆者認為在被操縱的記憶、歷史的真相被發掘，被壓抑的聲音出現後，經常成為具爭議性歷史。

由此，臺史博二二八特展策展團隊，為使二二八的「爭議」現形，於策劃期間積極走訪民間，購藏1947年官方、軍方、教育單位出版的各式出版品，



圖10 臺史博「228·七〇：我們的二二八特展」中「反政府的記憶」及「失憶與覺醒」兩單元。（臺史博提供）

說明：牆面展示戒嚴時期描述二二八事件的海外雜誌、黨外雜誌。



圖11 臺史博「228·七〇：我們的二二八特展」中「對話三十年」展區的「剪報牆」（臺史博提供）

說明：呈現解嚴後探討及紀念228事件的新聞報導，並依內容分類成「記憶/重現？」、「公眾/歷史？」、「真相/責任？」、「政府道歉？」、「揮別悲情？」、「族群/國家認同？」。

以及海外、黨外雜誌，並且耙梳1987年至2000年有關二二八相關的新聞報導，試圖將臺灣不同世代接收到的二二八訊息，及當中不同立場的說法，透過展示實體物件述說這段過程，運用此批材料所形成的論述正如本文「作為『爭議性歷史』的二二八事件」此節所述。

而博物館如何行動？或可參照2009年英國的「挑戰歷史」宣言，它認為歷史傳遞者須認知到歷史的本質是複雜，且須擔負傳遞時的風險，並期待相關機構應有檢討的機制，開啟對內、對外的對話平臺，記錄、評鑑相關經驗，並傳承、持續訓練及追蹤。

確實，臺史博正面面對了二二八事件此具爭議性歷史，也體認到處理此歷史事件之難，因此，廣納策展團隊之外的聲音，包括組織志工讀書會、諮詢內容專家、拜訪受害者家屬等等，並且納入不同世代的臺灣人對於二二八事件的看法。而經常一次會議、一段訪問都可能修正了原有的展示腳本，也豐富了觀看二二八的視角。

惟在策展過程因史料使用的疏失，而導致有心人士的攻擊，如前文所述「308臉書事件」，此事件的發生，讓策展團體隊深刻反省，開展後的任何訊息的露出，都應比照策展期間戰戰兢兢的態度。面對大量的口述歷史，博物館或可提供一個適度的公開討論的場域，藉此驗證官方說法及補充文獻檔案不足之處，給這些民間材料一個位置，也讓策展人對相關議題的材料保有判斷的敏感度。

然而，正如Museum Next所做的調查，一般民眾對於博物館能否為社會議題發聲，仍持保留態度。本研究所揭示的臺史博「228·七〇：我們的二二八特展」的展覽過程亦然，即使在二二八特展策劃過程中，透過館外諮詢會議、志工讀書會、二二八系列座談等等的，來完善展覽內容，但如何在單一主題研究、展覽之外，有一整合性的機制來檢討、記錄、評鑑、傳承相關經驗，仍有待努力。

引用文獻

1. 228·七〇：我們的二二八特展，臺灣歷史學習資源平臺，<http://the.nmth.gov.tw/Spec/#February28>，2018/3/1。
2. 518國際博物館日 在博物館尋找記憶的缺角，文化部，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_250_61196.html，2017/6/26。
3. 我們的二二八·七〇週年活動，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https://www.nmth.gov.tw/activityreg_51_124.html，2018/3/1。
4. 追思紀念碑遭人動手腳，1990/2/27。民眾日報。
5. 阮美姝，1996。幽暗角落的泣聲。臺北：前衛。
6. 周佑政，台史博二二八展覽說明與史實不符？網友：國家級造謠（2017/3/9），聯合報，<https://udn.com/news/story/1/2330997>，2017/6/26。
7. 周佑政，打臉台史博二二八資料 學者：不符史實 應仔細查證（2017/3/9）。聯合報。<https://udn.com/news/story/1/2331204>，2017/6/26。
8. 柯怡禎，2006。二二八歷史教育的回顧與展望。臺北：國立臺北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
9. 張炎憲等，2011。基隆兩港二二八。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10. 張譽騰，2005。博物館學的源流與當代意義，博物館、知識建構與現代性。臺中：國立科學博物館。
11. 郭宏治、董清峰、陳敏鳳，1989。俞國華說謊，新新聞，104:18-21。
12. 陳佳利，2007。被展示的傷口：創傷與記憶的博物館筆記。臺北：典藏出版社。
13. 陳碧華，1990/8/15。58個字 二二八事件 高中歷史彌補空白。聯合報，第6版。
14. 陳翠蓮，2007。歷史正義的困境：族群議題與二二八論述，國史館學術集刊，16:179-222。
15. 陳儀深，〈北社評論〉台史博館228特展中的「基隆屠殺」風波（2017/3/16），自由時報，<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086372>，2017/6/26。
16. 喬治·艾里斯·博寇（G. Ellis Burcaw）著，張譽騰等譯，2000。博物館這一行。臺北：五觀。
17. 曾婉琳，2007。地方文化館的依賴發展：一個反身式的思考。臺南：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
18. 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著，方仁杰、倪復生譯，2010。歷史與記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 黃國樑，1999/2/28。家屬代表：公開228檔案 解決有碑無文。聯合晚報，第3版。
20. 黃裕元、楊笠琳，2017/2/26。記憶與歷史的對話：以臺史博「二二八之後的我們」專題製作為中心探討，歷史與記憶的交錯—二二八臺日學者座談會。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未出版）

21. 臺灣省立嘉義中學編印（無出版年）。對二二八事件臺灣學生應有之認識。
22.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新聞室編印，1947。臺灣暴動事件紀實。
23. 趙小菁、曾婉琳等編輯，2017。228·七〇：我們的二二八。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4. 鄧孔超，1991。二二八事件資料集。臺北：稻鄉。
25. 盧賢秀，基隆228追悼會變革 3月8日改在港邊追思（2017/2/26），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1242504>，2017/6/26。
26. 蘇僧、郭建成，1986。拂去歷史明鏡中的塵埃。美國：南華。
27. A little bit of history ICOM, ICOM, <http://network.icom.museum/international-museum-day/what-is-imd/a-little-bit-of-history/L/10/>，2017/6/26.
28. Challenging History, <https://challenginghistorynetwork.wordpress.com/>，2017/6/26.
29. Hauenschild, A. 2000. Claims and Reality of New Museology: Case Studies in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Smithsonian Center for education and Museum Studies, <http://museumstudies.si.edu/claims2000.htm#Bibliography>, 2017/6/24.
30. International Museum Day, ICOM, <http://network.icom.museum/international-museum-day/what-is-imd/a-little-bit-of-history/L/10/>，2017/6/26.
31. Kidd, J. 2014. Introduction Challenging History in the Museum. *Challenging History in the Museum: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Pp.1-17. England: Ashgate.
32. Knauer, L. M., Walkowitz, D. J. 2009. Introduction: Memory, Race, and the Nation in Public Spaces. *Contested Histories in Public Space: Memory, Race, and Nation*. pp. 1-27.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33. Laura Lott, Twitter, <https://twitter.com/LottLaura/status/796270477228572672>, 2017/6/26.
34. Meier, A., After the Election, US Museums Affirm Their Roles as Safe, Open Spaces, Hyperallergic, <https://hyperallergic.com/338854/museums-across-the-us-affirm-their-post-election-roles/>, 2017/6/26.
35. Museums across world celebrate International Museum Day 2017, Museums Association, <https://www.museumsassociation.org/museums-journal/news/17052017-museums-across-world-celebrate-international-museums-day-2017>, 2017/6/26.
36. Should museums be activists?, Museum Next, <https://www.museumnext.com/2017/04/should-museums-be-activists/>，2017/6/26.
37. Their Past Your Future, Big Lottery Fund , <https://www.biglotteryfund.org.uk/global-content/programmes/uk-wide/their-past-your-future>, 2017/6/26.
38. Vergo, P. 1989. *The New Museology*. London : Reaktion Books.

Museum and Contested History : Notes on the Special Exhibition “Our 2.28 : 70 Years After the 2.28 Incident”

Wan-lin Tseng *

Abstract

The 2.28 Incident in 1947 was once buried under political developments for 40 years, and was only revealed and returned to the memory of the public by the endless efforts of the civil groups in Taiwan. However, the enduring cover-up and the twisting of the history of the 2.28 Incident has led the Taiwanese people to develop rather discrepant memories and attitudes toward the event. 70 years later, the context of the 2.28 Incident was once again put together by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NMTH) applied with all kinds of materials including official historical documents, oral history, and news reports and magazines. Before the exhibition, the museum was the center for researching the memories of the incident from different generations; but after the exhibition, the museum became the center of attack from the cyber army for various reasons, as well as the center of controversies.

Yet what is a “contested history?” How museums shall treat the contested histories? In attempt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controversies, this study not only reviews international cases and discourses, but also explores the possible approaches and perspectives a museum could take while dealing with contested

* Research Division,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history. Further, this study critically inspects the exhibition and the curatorial process of “Our 2.28: 70 Years After the 2.28 Incid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Challenging History” manifesto compil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2009.

Jacques Le Goff (1924-2014) once put: “collective memory is not only a conquest, it is also an instrument and objective of power.” When the manipulated memories and the truth of history are discovered, and the oppressed voices are heard, that certain history often becomes controversial. Thus, when dealing with contested history and the discrepant social memories, how shall museums, as a public instrument, take active initiatives? The curation of NMTH’s “Our 2.28: 70 Years After the 2.28 Incident” exhibition was the resul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mmittees, volunteers’ book clubs and expert talks, but it still has room for improvement as to the mechanism of reviewing, recording, assessing and passing down the curatorial experiences of the contested history after the exhibition.

Keywords: contested history, 2.28 Incident, museum exhibition